

故事一百種

信陵君偷符救趙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
1.1

857.61
119.3
15



信陵君竊符救趙

話說戰國時候，秦昭襄王命王陵為大將伐趙，連戰皆勝，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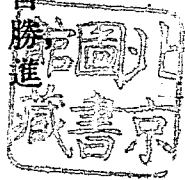


信陵君無忌

圍邯鄲。趙將廉頗禦之，秦兵不得逞。秦又命王齕代陵為將，增兵十萬。王齕圍邯鄲五月，不得破。秦復發精兵五萬，令鄭安平將之，往助王齕，必攻破邯鄲方已。趙孝成王聞秦益兵來攻，大懼，遣使分路求救於諸侯。平原

君趙勝曰：「魏，吾姻家也，其救必至。楚大而遠，非以「合縱」之

信陵君竊符救趙



808352

策說之不可，吾當親往。」遂約其門下食客二十人共往。



既至，先通春申君、黃

歇——歇素與平原君交

好——乃爲之轉達於楚

孝烈王。楚王許之，即命春

申君將兵八萬救趙。

時魏安釐王遣大將

晉鄙，領兵十萬救趙，秦王

聞諸侯救至，親至邯鄲督戰。使人謂魏王曰：「秦攻邯鄲，且暮可

破矣；諸侯有敢救者，必移兵擊之！」魏王大懼，遣使者追及晉鄙

軍，戒以勿進；晉鄙乃屯於鄴下，春申君亦即屯兵於武關，觀望不

進。

秦攻趙愈急，趙君再遣使求魏進兵，客將軍新垣衍獻計曰：『秦所以急圍趙者有故；因前次，秦與齊潛王爭強爲帝，已而又歸帝不稱，今潛王已死，齊益弱，惟秦獨雄，而未正帝號，其心不悅。今日用兵侵伐不休，其意欲求爲帝耳。假使趙發使尊秦爲帝，秦必喜而罷兵，是以虛名而免實禍也。』魏王本心畏於救趙，深以其謀爲然；卽遣新垣衍隨使者至邯鄲，以此言奏知趙王。趙王與羣臣議其可否，衆議紛紛未決；平原君方寸已亂，亦毫無主意。

時有齊人魯仲連者，時人號爲『千里駒』，不願仕宦，專好遠遊，爲人排難解紛。——是時適在趙國圍城之中，聞魏使請尊秦爲帝，勃然不悅，乃求見平原君曰：『路人言君將謀尊秦爲帝，

有之乎？平原君曰：



勝乃傷弓之鳥，魄已奪矣，何敢言事？此魏王使將軍新垣衍來趙言之耳。魯仲連曰：『君爲天下賢公子，乃聽命於魏使耶？今新垣衍將軍何在？吾當爲君責而歸之！』

平原君因言於新垣衍，新垣衍素聞魯仲連先生名，以其舌辯，恐亂其議，辭不願見。平原君強之，遂邀魯仲連，俱至公館，與新垣衍相見，衍舉眼觀看仲連，神清骨爽，飄飄乎有神仙之度，不覺肅然起敬，謂曰：『吾觀先生之玉貌，非有求於平原君

者也。奈何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耶？」魯仲連曰：「連無求於平原君，竊有請於將軍也。」衍曰：「先生何請乎？」仲連曰：「請助趙而勿尊秦爲帝。」衍曰：「先生何以助趙？」仲連曰：「吾將使魏與燕助之。若齊楚固已助之矣。」衍笑曰：「燕則吾不知，若魏則吾乃大梁人也，先生何能使吾助趙乎？」仲連曰：「魏未見秦稱帝之害也。若知其害則助趙必矣。」衍曰：「秦稱帝，其害何如？」仲連曰：「秦乃無禮義之國也，恃強挾詐，屠殺生靈。彼並爲諸侯，而尙若此；倘然稱帝，愈肆其虐。連甯蹈東海而死，不忍爲之民也。而魏乃甘爲之下乎？」衍曰：「魏豈甘爲之下哉？譬如爲僕者，十人而從一人，豈智力不若主人哉？實畏之耳。」仲連曰：「魏自視如僕耶？吾將使秦王烹醢魏王矣！」衍不悅曰：「先生又何

能使秦王烹醢魏王乎？仲連曰：「昔日鬼侯、鄂侯、文王、紂之三公也；鬼侯有女而美，獻之於紂；女不好淫，觸怒紂，紂殺女而醢鬼侯。鄂侯諫之，并烹鄂侯。文王聞之而嘆，紂又拘之於羑里，幾不免於死。豈三公之智力不如紂耶？天子之行於諸侯，固如是也。秦如稱帝，必責魏入朝，一旦行，鬼侯、鄂侯之誅，誰能禁之？」

新垣衍沈思未答，仲連又曰：「不但如此，秦果稱帝，又必變易諸侯大臣，奪其所憎而立其所愛。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之妻妾，魏王能安然而已乎？卽將軍又何以保其爵祿乎？」新垣衍乃起而再拜謝曰：「先生眞天下士也！衍請出復吾君，不敢再言尊秦爲帝矣！」

秦王聞魏使者來議尊秦爲帝之事，甚喜，緩其攻以待之；及

聞議不成，魏使已去，嘆曰：「此圍城中有人，不可輕視！」乃退屯於汾水，戒王龔用心準備。

再說：新垣衍去後，平原君又使人至鄴下，求救於晉鄙。鄙以王命爲辭，平原君乃爲書責魏公子信陵君無忌——魏昭王之子——曰：「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，以公子高義，能急人之困耳。今邯鄲不久降秦，而魏救兵不前，豈勝平生所以相慕之意乎？令姊憂城破，日夜悲泣，公子縱不念勝，獨不念姊耶？」信陵君得書，屢請魏王求勅晉鄙進兵，魏王曰：「趙自不肯尊秦爲帝，乃欲仗他人之力退秦耶？」終不許。信陵君又使賓客辯士，百般巧說，魏王只是不從。

信陵君曰：「吾義不可以負平原君，吾甯獨自至趙，與之俱

死！乃具車騎百餘乘，遍約賓客，欲直犯秦軍，以徇平原君之難。賓客願從者千餘人。行過夷門，與侯嬴辭別。侯嬴曰：「公子勉之！臣年老不能從行，勿怪勿怪！」信陵君屢視侯嬴，侯嬴並無他語，信陵君怏怏而去。約行十餘里，心中自念：「吾所以待侯嬴者，自謂盡禮；今吾往奔秦軍，行就死地，而侯嬴無一言半辭爲我計謀，又不阻我之行，甚可怪也！」乃約住賓客，獨引車還見侯嬴。賓客皆曰：「此半死之人，明知無用，公子何必往見？」信陵君不聽。

却說侯嬴立在門外，望見信陵君車騎，笑曰：「嬴固料公子之必返也！」信陵君曰：「何故？」侯嬴曰：「公子待嬴甚厚，公子入不測之地，而臣不送，必恨臣，是以知公子必返。」信陵君乃再拜曰：「始無忌自疑有所失於先生，致蒙見棄，是以還，請其故耳。」

「侯嬴曰：『公子養客數十年，不聞客出一奇計，而徒與公子犯強秦之鋒，如以肉投餓虎，何益之有？』信陵君曰：『無忌亦知無益。——但與平原君交厚，義不獨生！先生何以教之？』侯嬴曰：『公子且入坐，容老臣徐計。』」

乃屏去從人，私叩曰：『聞如姬得幸於王，果真乎？』信陵君曰：『然。』侯嬴曰：『嬴又聞如姬之父昔年被人殺死，如姬言於王，欲報父仇，求其人三年不得。公子使客斬其仇人之頭，以獻如姬，此事真否？』信陵君曰：『果有此事。』侯生曰：『如姬感公子之恩，願爲公子死，非一日矣。今晉鄙之兵符，在王臥室，惟如姬力能竊之；倘公子一開口請於如姬，如姬必從公子得此符。奪晉鄙軍以救趙而退秦兵，此五霸之功也。』」



信陵君如夢初醒，再拜稱謝；乃使賓客先待於郊外，而獨身迴車至家。使所善內侍顏恩，以竊符之事私乞於如姬；如姬曰：「公子有命，雖使妾蹈湯火，亦何辭乎！」是夜，魏王飲酒酣臥，如姬即偷兵符授顏恩，轉給信陵君之手。信陵君既得兵符，又往辭侯嬴；侯嬴曰：「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」嬴合符，而晉鄙不信，或從便宜，復請於魏王，事不

諸矣。臣之客朱亥，此天下力士，公子可與俱行。晉鄙聽從，甚善；若不聽，卽令朱亥擊殺之。『信陵君不覺泣下。侯嬴曰：『公子有所畏耶？』信陵君曰：『晉鄙老將無罪，倘不從便當擊殺；吾是以悲，無他畏也。』』

於是與侯生同至朱亥家，言其故。朱亥笑曰：『臣乃市井小人，蒙公子屢次下顧，感激萬分，今公子有急，正亥効命之日也！』侯嬴曰：『臣義當從行，以年老不能遠行，請以魂送公子！』卽自刎於車前。信陵君十分悲悼，乃厚給其家，使爲殯殮；自己不敢留滯，遂同朱亥登車望北而去。

却說魏王於臥室中，失了兵符，過了三日之後，方纔知覺，心中好不驚怪。盤問如姬，只推不知，乃逼搜宮內，全無下落；却教願

恩將宮娥內侍，逐一拷打；顏恩心中了了，只得假意推問。又亂了



一日，魏王忽然想著公子無忌，屢次苦苦勸我勅晉鄙進兵；他手下賓客，雞鳴狗盜之人甚多，必然是他所爲。使人召信陵君回報：「四五日前，已與賓客千餘，車百乘出城，傳聞救趙去矣。」魏王大怒，

使將軍衛慶，領兵三千，星夜往追信陵君。

再說邯鄲城中盼望救兵，無一至者；百姓力竭，紛紛有出降之議。魏王患之，有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：「百姓日乘城爲

守而君安享富貴，誰肯爲君盡力乎？君如能令夫人以下編列行伍之間，分功而作，家中所有財帛盡散以給將士。將士在危苦之鄉，易於感恩，拒秦必肯盡力。平原君從其計，募得敢死之士三千人，使李同領之，縋城而出，乘夜砍營，殺秦兵千餘人。王齧大驚，亦退三十里下寨，城中人心稍定。李同身帶重傷，回城而死。

再說：信陵君無忌行至鄴下，見晉鄙曰：『大王以將軍久留滯於外，遣無忌特來代勞。』使朱亥捧兵符與晉鄙驗之，晉鄙接符在手，心下躊躇，想道：『魏王以十萬之衆托我，我雖陋，未有兵敗之罪，今魏王無尺寸之書，而公子空手捧符前來代將，此事豈可輕信？』乃謂信陵君曰：『公子暫請稍停幾日，待某把軍伍造成冊子，明白交付何如？』信陵君曰：『邯鄲勢在垂危，當星夜赴

救，豈得再停時刻？」



晉鄙曰：「實不相瞞，此軍機大事，某還要再行奏請，方敢出軍。……」說猶未畢，朱亥厲聲喝曰：「元帥不奉王命，便是反叛了！」晉鄙方問得一句，「汝是何人？」只見朱亥袖中出鐵鎚，重四十斤，向晉鄙當頭一擊，腦漿迸裂，登時氣絕。信陵君握符謂諸將曰：「魏王有命，使某代晉鄙將兵救趙，晉鄙不奉命，今已誅死。三軍安心聽令，不得妄動。」營中肅然。——及衛慶追至鄴下，信陵君已殺晉鄙矣。

衛慶料信陵君救趙之志已決，便欲辭

去；信陵君曰：『君已至此，看我破秦之後，可還報吾王也。』衛慶只得先發密信，回復魏王，遂留軍中。

信陵軍大犒三軍，又下令曰：『父子俱在軍中者，父歸；兄弟俱在軍中者，兄歸；獨子無兄弟者，歸養；有疾病者，留就醫藥。』是時告歸者約十分之二，得精兵八萬人，整齊步伍，申明軍法。信陵君領賓客，身爲士卒先，進擊秦營；王不意魏兵忽至，急遽拒戰，魏兵奮勇而前。平原君亦開城接應，大戰一場，王斃折兵一半，奔汾水大營，秦王傳令解圍而去。鄭安平以二萬人列營於東門，被魏兵所阻，不能歸，嘆曰：『吾原是魏人！』乃投降於魏。春申君聞秦兵已退，亦班師而歸。——此秦昭襄王五十年，周赧王五十八年之事也。

趙王親攜牛酒勞軍，向信陵君再拜曰：「趙國亡而復存，皆公子之力；自古賢人，未有如公子矣。」平原君負弩矢爲信陵君前驅；比入邯鄲城，趙王親掃除宮室，以迎信陵君，執主人之禮甚恭；揖信陵君獻酒爲壽，誦存趙之功；信陵君遙謝曰：「無忌有罪於魏，無功於趙。」宴畢，歸客館。趙王謂平原君曰：「寡人欲以五城封魏公子，見公子謹讓之至，寡人自愧，遂不能出於口；請以鄙爲公子湯沐之邑，煩爲致之。」平原君致趙王之命，信陵君辭之再四，方纔敢受。信陵君自以得罪魏王，不敢歸國；將兵符交付將軍衛慶督兵回魏，而身留趙國。其賓客之留魏者亦離魏奔趙，依信陵君。趙王又欲封魯仲連以大邑，仲連固辭，贈以千金亦不受，曰：「與其富貴而屈於人，甯貧賤而得自由也！」信陵君與平原

君共留之，仲連不從，飄然而去。

時趙有處士毛公者，隱於博徒；有薛公者，隱於賣漿之家。信陵君素聞其賢名，使朱亥傳命訪之，二人匿不肯見。忽一日，信陵君訪問二人，知毛公在薛公之家，不用車馬，單使朱亥一人跟隨，便衣徒步，假作買漿之人，直至其家，與二人相見。二人方據鑪共飲，信陵君遂直入，自通姓名，敍向來傾慕之意。二人走避不及，只得相見，四人同席而飲，盡歡方散。——自此以後，信陵君時時與毛薛二公同遊，平原君聞知，謂其夫人曰：「吾聞令弟天下豪傑，公子中無與爲比，今乃日從博徒賣漿者同遊，交非其類，恐損名譽。」夫人見信陵君述平原君之言，信陵君曰：「吾前以爲平原君賢者，故甯負魏王奪兵來救，今平原所與賓客，徒尙豪舉，不求

賢士也！無忌在國，時常聞趙有毛公薛公，恨不得與之同遊。今日爲之執鞭，尙恐其不肯允我。平原君乃以爲羞。何云好士乎？平原君非賢者，吾不可留！卽日命賓客束裝，欲往他國。平原君聞信陵君束裝大驚，謂夫人曰：『勝未敢失禮於令弟，爲何忽然棄我而去？夫人知其故乎？』夫人曰：『吾弟以君非賢，故不願留耳。』因述信陵君之語。平原君掩面嘆曰：『趙有二賢人，信陵君且知之，而吾不知，吾不及信陵君遠矣！以彼形此，勝乃不得比於人類！』乃親至館舍，免冠頓首，謝其失言之罪。信陵君然後復留於趙。平原君門下賓客聞知其事，去而投信陵君者大半。四方賓客來遊趙者，咸歸信陵君，不復歸平原君矣。

再說：魏王接得衛慶密信，言：『公子無忌果竊兵符，擊殺晉

鄙，代領其衆前行救趙，并留臣於軍中，不遣歸國。」魏王怒甚，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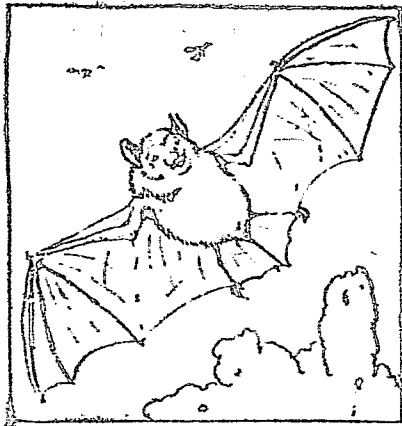
信陵君竊符救趙

欲收信陵君家屬，又欲盡誅其賓客之在國者。如姬乃跪而請曰：「此非公子之罪，乃賤妾之罪，妾當萬死！」魏王咆哮大怒，問曰：「竊兵符者汝乎？」如姬曰：「妾父爲人所殺，大王爲一國之主，不能爲妾報仇，而公子能報之；妾感公子深恩，恨無地自効。今見公子以念姊之故，日夜哀泣，賤妾不忍，故私竊兵符，使發晉鄙之軍，以成其志。妾雖碎屍萬段，亦無所恨！若收信陵君家屬，誅其賓客，信陵兵敗，甘服其罪，倘

若得勝，將何以處之？」魏王沉吟半晌，怒氣稍定，問曰：「汝雖竊符，必有傳符之人。」如姬曰：「送遞者顏恩也。」魏王命左右縛顏恩至，問曰：「汝何敢送兵符於信陵君？」曰：「奴婢不曾曉得什麼兵符。」如姬目視顏恩曰：「向日我着你送花盒與信陵夫人，這盒內就是兵符了！」顏恩會意，乃大哭曰：「夫人吩咐奴婢，焉敢有違？那時只說送花盒去，盒子重重封固，奴婢豈知就裏今日屈死奴婢也！」如姬亦泣曰：「妾有罪自當，勿累他人。」魏王喝教將顏恩放綁，下於獄中；如姬貶入冷宮，一面使人探聽信陵君勝負消息，再行定奪。

約過了二月有餘，衛慶班師回朝，將兵符繳上，奏道：「信陵君大敗秦軍，不敢還國，已留身趙都，多多拜上大王，一改日領罪。」

「魏王問交兵之狀，衛慶備細述了一遍，羣臣皆賀，呼萬歲。魏王大喜，即使左右召如姬於冷宮，出顏恩於獄，皆赦其罪。如姬參見謝恩畢，奏曰：『救趙成功，使秦國畏大王之威，趙王懷大王之德，皆信陵君之功也。信陵君乃國之長城，豈可棄之於外邦？乞大王遣使召回本國。』魏王曰：『彼免罪足矣，何得云功乎？』但吩咐：『信陵君名下應得邑俸，仍舊送去本府家眷支用。』——自是魏趙俱太平無事。



7.67
9.3
15